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第五

餘姚 邵晉涵 與桐

擬鮑昭舞鶴賦

猗羽族之珍異信獨美夫臯禽翔華蓋以引勢指崑閬
以明心占爲儀於達路遂相和以好音集芝田以娛戲
異瑤臺之招尋爾其儲精旣遠呈態孔多依火精而簇
彩體金氣以敷華火數七故丹頂凝其的皦金數九故
素羽麗以修姱其前軒而後短也易栖陸以依渚其毛
豐而肉疎也每翬雲而麗霞翩翾芳苑飲啄華池向階
墀而馴立詎樊籠之見羈翳花樹之蒙蒼步臺榭之高

卑感惠養之優渥將展采以陸離夫其應節者十二鍾
質者千年頓纖趾而善舞洵稟受之自天其舞也豈必
待霧凝古樹冰沍寒泉振涼沙於暮歲霏積霰於層山
當夫淑氣冲融潤雲舒廓柔英蔭而猶苞游絲縈而未
落縣芳草以芊芊暖生煙以漠漠披惠颺之悠颺對林
光之華灼爰高唳於春臺用呈舞於雲閣將騰遠而高
驤轉向人而忼躍伊顧影而矜寵恐玉羽之或摧仍規
翔而矩步若載騫而載飛方睇遙以徑赴旋卽邇以因
依疑鴻驚而遽渺訝燕蹴而知歸旣而皓月流空薄氛
啟暮矯翅迎風騰身得路揚四翎以輕騫指九達以高

步歛娉嬾以飛容翩便娟而得趣若其俯仰布趾往來
殊跡竦傾赴度旋轉應節迴凌煙以拉搯斜依蔭以披
擎繄角睐而迴身駢蕭疎與邃密聯緩驚與長揚騁瑰
姿於秀質彙衆態而極妍縱更端而難悉乍前乍卻何
去何之徐疊毛而戢羽儼禮容之克持備蹌蹌之率舞
若穆穆以深思是知物以揚詡見長才以韜晦爲恥驗
石室之幽經識自然之起止山雞寧足與並稱庭鴟未
堪以相擬品自擅夫青田迹非炫夫吳市固將諧儀鳳
於瑤闔調和鸞於珂里

擬張衡天象賦

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爲韻

紀靈軌於渾元兮亮質形於輕重球線以測夫諦施兮
靈憲以覈其環拱頤文曜之麗天兮邇遼躔而接踵峙
四陸以列居兮殷中央以祇奉書於方而不貸兮宣厥
官而非冗不就黃靈之詹兮疇辨白榆之種布恒經以
推策兮合五位以分參立神垣於天極兮中太一而旁
三衛紫宮而屬閣道兮齊魁枕與衡驂揚戴匡以釁朗
兮斂招搖之鋒鋌龍裊青以啟東兮鳥翕朱以維南北
元武以奔果兮西咸池而象魃爰駢羅於中表廣甘石
所詁謫百二十四常視攸探三百二十辨名可諳析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合微星而苞函分曹兮穆穆列
精兮經經用以研卽次於唐落增傳數於遷談若夫辰
爲所會分執其樞占天龍暨斗秉肇孟津以啟塗審辰
位於十二解周月而恒須致日至於千載兮曾不爽其
錨銖庸虞則元楊建邨兮周室則星紀合符積重算而
日在析木兮斯克臻茂豫於亨衢導維首以達尾兮釐
星土而分區或過泥於形迹兮轉似索諸虛無繫四時
之從經兮汁五緯而揚紀調木德於歲星兮察日月以
順揆執法昭其剛氣兮外內總其咸理經斗會以定垣
兮精舍紐而中指審日會以治辰兮名配北而功擬東

啟明而西長庚兮寶一星爲起止高三舍以當期兮寧
五芒以應矢分團象之九重兮將迭徵夫所以赤黃道
其交縈兮左右旋而相倚瞻南極而審星名兮姑以俟
夫後起惟發斂之不踰兮堪測景於土圭何讖緯之皮
傳兮乃占象而易迷合誠圖則辰樞方誤兮援神契則
輔拂形睽含神霧之靈威强繫兮元命包之津濤分漸
詮說題及是類兮標玉羊與金雞循游之不定兮推度
之難齊雖偶合於億中兮究語等於無稽夫垂象之昭
回兮視歲功爲表率張爲鳥而心爲火兮唐典申以平
秩南門亢而鞠維囑兮小正著其納出增弧建於月令

兮並克諧於中律舉時政而靡訾兮尤農事之是卹計
備五而登三兮必瞻候於四七覩荷擔而卜豐成兮胥
有合於疇人之術懿夫五列著神三能協政覆道數於
太元兮贊踦廡以爲柄步天路以尋元兮準渾體而儀
正算罔以論其廣包兮懸圖以彰其澄映昭德星於天
暉兮玉燭和而稱盛順五紀而演疇兮悉本於五事之
敬

斑竹巖賦

猗凌冬之勁幹兮，審獨美此植樂望。九疑而雲翳兮，臨
三湘以波寒。嫋秋風兮，北渚賓寒雁兮。南端紛離離其
積霰兮，凝凜凜以迴湍。縱畱苾於落英兮，礧偕冷以楓
殘。羌獨不改柯而易葉兮，聯松柄於曾巒。被曾巒以嘉
名兮，伊湘斑之爲殖。蔭芳韻於橫塘兮，稟蒼筠以爲式。
信地靈之鍾秀兮，嬋芳聲而不墜。翳旣啟夫賢喆兮，毓
蘭閨以淑懿。惟清河之肇世兮，承星曜以克家。爰代紹
夫貞媛兮，軼韋柳之嘔紗。緬謝庭之咏絮兮，嗤因風之
弱質。承琅玕於千尋兮，矢厥心以皎日。迫順婦之奉君

姑兮嫺伏波之世胄采陔蘭以絜膳兮浮紫華於玉酌
賦黃鵠而含辛兮憲以邁斯遇也幸松楸之猶存兮期
永庇於嘉樹也奚鳴鴟之不諒兮圖取子而毀巢念先
靈之攸託兮守丙舍以編茅籲厥情兮克申微桑杜兮
孰侮垂億个之簣簣兮繼寒風以萬縷宜純德之纂敘
兮推孝筭於春煦綿永思以孺慕兮兼憑依於栗主謂
孝子其宜有後兮聳霄壑之豫章綏前猷於曾史兮鐫
文譽於班揚歎緋衣之遽召兮拾遺草於詩囊吁嗟噫
嘻兮哲人其亡時則吾家之女士兮標雲節以霏霜逾
堅砢於桃枝兮越磔砢於仲筮傳紡訓於雪帷兮紉緯

蕭以永夕緬兩世之冰心兮井水冽以朗澈竹瑟瑟兮
寒顏巖蒼蒼兮古色啟式穀之貽謀兮沂漸水以捧檄
示官箴以垂誠兮廣黍稷以華白芬轉颺兮悠冉翠裊
雨兮淨娟瞻英陟兮岌業映澄綠兮清漣崟岑鬱其屬
岫兮篁節茂以蕃孫傳三節兮亶厚承永澤兮弗謖許
曰水湛湛兮湘浦枝森森兮竹塢芳霏霏兮蘭圃儀貞
修兮終古

海棠花賦

美人窈窕出雲中玉顏紈袖驕春風潮頰三分暈霞粧
一捻紅脉脉含情遠盈盈踟蹰工無言如有憶香霧襲
空濛爾迺靈雨過條風至柳含稊桃覆帔草粘茵藤縮
翠貽宕冲融清和蒸蔚而嫣然一笑出於籬落者睥睨
羣英挺標衆卉蓋天然丰格態濃意遠之淑真獨讓海
棠之得氣也姁媮致態姣服極麗雅妙難容纖妍莫逮
其始發也蘊苞密意待展瓊英若俯若仰若竦若傾翩
鸞燕居拉搯鴻驚含羞弱質欲語深情其半開也芳澤
不御鉛華乍捐目痕流睇眉影連娟心通叩叩念結拳

拳然而明瞭如移醫輔如權丹啓欲朗皓齒將鮮已足
使冶容之掩綽而淑質之邇妍至於霧暗曉遲風輕睡
足掐痕上臉紅輝映肉萬朵齊開千枝一簇石湖宅裏
無雙昭陽宮中第一天女結佩鳴玉出房珊瑚火齊之
飾大秦明珠之璫結綠懸黎之珥銀釧金葉之褰孔雀
麒麟之被蜀羅越錦之裳而綽約閑靡宛轉玲琅迎人
冉冉却步佯佯遠兮如謔近兮如莊喜兮閃陰暝兮倏
陽不待韞芬狄香金扇燈光而儀態已盈于萬方矣定
惠院中碧雞坊裏河東則手植庭陰持國則樽開玉卮
少游破夢于癡瓢坡老鍾情于鴻子搖搖意自憐灩灩

情何已畫眉樓上想夫憐香霏閣中浮綠蟻舊夢新嬌
烟啼雨泚莫不悵名花之幽獨向東風而徙倚

惜海棠賦

海棠既開嬌紅自裛淺拭啼妝輕翻露頰淑影亭亭縹
華疊疊香逗黃鶯濃招戲蝶月乍引兮翩翩輪未交兮
獵獵颼颼纖纖喘微恰恰蓋一物之荷慈不隨風以淦
捻也何來狂且謬稱狎客詎解憐芳矜言好色狼籍金
谷之園踐踏玉津之席翦拜則并葉駢枝攀折則皺開
理析初畱半面之粧旋掃三眞之室無待風雨之妒而
名花已不保其芳澤矣僕本情癡傷心玉碎依戀殘紅
愁逢病態念豔質之娉婷腸蕩詎而不寧惟美人之失
所皆飲恨而吞聲有如明妃漢苑顧盼生春月明環珮

雁冷長門一朝遠嫁沙磧邊
塵朝承露臺
征鴻望
窈廬兮四野零木葉而銷魂
畫圖頃刻榮悴倏兮飛狐
元菟青塚黃昏琵琶馬上哀
怨難論又如蔡文撫琴芳
姿自愛腕澤華鮮鬢雲緩
隸忽流轉于伏羌恒肺肝兮
遠載谷渺渺兮路漫漫望天
山兮馬背胡笳動兮邊吹
鳴嗟薄祜兮神顛沛毀顏兮
破情念華年兮不再至如
柳家豔伎改事牙郎章臺名
姝轉歸叱利薄命畫緣斷
腸俚句怨非偶于落梅望有
情於織素以及塞北魂消
江南夢遠望景略兮不來思
安石兮徂往嫦娥相顧未
許從容關氏見嗔空勞繾綣
莫不肌折膚疏魂消肝斷

嗟乎捐棄何怨遲暮何悲嬋好輦却阿嬌色衰安常處
順奚感於懷麗華井底綠珠樓頭因依知己膠結綢繆
縱蘭摧而蕙折又何悵于靈修惟海棠之融冶兮受春
煦而早開修容易染曼華易摧胡誅求之滅裂一至此
哉悲夫形形相相色色空空苦遭人事難咎天工璧何
爲而見折荏苒何爲而刈叢蕭何爲而見采艾何爲而御
窮儘儻何以見殖美好何以不容吾將以不可知者而
問之于昭融

夢海棠賦

安定公子年少風流情緣綺靡以傷春夢雨之懷爲惜
玉憐香之思見海棠之憔悴忽驚心于豔綺依蔭沈吟
中庭徙倚落英猶存殘紅可理乞培養于風姨助修明
于月姊金鈴搖曳絡索新懸幃戶深扃葳蕤不啟管園
林之榮悴主人元是花仙變卉木之陰陽丞相何妨浪
子夕陽樓閣夜色亭臺餘花荏苒攬袖徘徊香麝入袂
明月投懷體花柔而玉暖怨蝶使與蜂媒退而假寐鬱
蕊未開有美一人娟娟嫋嫋雲鬟不修山眉未撫折三
素以垂垂綻六銖以縷縷然而流睇橫波凝唇善齟齬

灼如晨霞之升最農若驚鴻之舞衫染啼痕靨餘清嫵
一顧百情含羞不語欲却欲前時仰時俯其明豔之生
妍實公于目所未觀意萬神移睛瞪唇以蹣蹣自疑忤
忤自詫望若神仙驚心嬌婉公子默然而問曰妹何爲
者美人却顧珠袂褊褊似嗔而怯如往而旋掩袖再拜
然後敢言妾西蜀之陋質也舊字解愁新更麗娟弱質
自守顧影自憐竹扉疎雨松徑輕煙敢矜標格自許嬋
媛昔者玉局散仙尋芳問馥期酒暈之春融憐雛妓之
幽獨贈小婢兮天桃約使僮兮鴻鵠裙拖湘水共琴操
以叅禪鬢擁巫山偕朝雲而命宿妾之幸也至於霏霏

綺閣冉冉湖波愁助潘郎之鬢悲生趙女之歌鰕菜五
湖漁人姓范鴛鴦三弄野客逢羅自傷淪落君意如何
且妾姊妹四人妾爲之長或勁幹而娉翩或情絲之澠
漾或寄名于衛風贈遠之篇或比體于唐苑浴泉之象
妾稟性幽貞卜居塏爽愛春日之和融庇東君之長養
何意屋墉見剝雀鼠爭壞挾封豕與長蛇儼逢夔而遇
魍隕越爲憂清芳誰賞言至此美人若不勝其情者而
公子亦爲之神思惝怳也又曰公子未之識耶疇昔之
日非公子見憐妾幾不保聞之感恩獻環啣情結草根
蒂相依瓊瑤非報公子樂聞歌乎請爲之發皓齒結清

繹姊桃根妹桃葉歌臨春結綺之詩唱花下無愁之樂
此可以情移志懌也公子愛觀舞乎請爲之亭亭舉步
步搖蹙芙蓉于跌末裊女蘿於凌霄大小垂手遠近回
腰此可以目眩魂搖也夜如何其以永今朝將有意歟
公子廼整容而對曰僕亦偶耳敢云高義小施護持期
安滴翠聞之君子佩玉瓊琚不可以趨曲室清宴不可
以娛禮有別嫌子姑退乎美人俛首柔思氤氲損音益
志瞻顧逡巡起而謝曰始以公子爲天下之情人也今
乃知公子爲天下之義人也掩袂理襟意弛神解委婉
餘情迴眸欲退公子曰吾將有問焉所培者木也所遇

者汝也一耶二耶真耶寓耶實相耶虛語耶雲油油兮
欲雨漏沈沈兮伐鼓催喚起兮春鳥鳴望碧窗兮天欲
曙起看花光融融曉露思殘夢之重尋類桃源之迷路

積書巖賦

考酈元之遺經紀河流之故迹層岩則拔地千尋峭壁
則去天咫尺有石室之岩巖似精廬之扃闔儼插架以
周遭若羣書之委積伊靈秀之峯巒誰甄羅其典籍豈
是鸞皇銜至刷羽成章寧從龍馬移來旋毛啟畫抑雲
綺爾帙排籤而結字垂青或虹采騰精地牖而飛文化
示儲靈威所分守寶識鴻文疑次仲所題山通大翮
遂以昭靈蹟而長畱聲嘉名而不易爾其積翠環合微
風卷舒香芸乍茁帶草新梳岫雲引緒嶺月含虛快雪
映迴文之勢初陽宜晒蠹之書望礪戶其闐若列書城

而秩如似畱平仲之楹簡編麟次如鑿杏壇之壁經訓
蓄倉積久彌光不蹈然灰之厄多文爲富緬懷雨粟之
初燦鴻麟而炳蔚映蚪蚪而紆徐比聞樂而觀止等韞
玉而藏諸豈不以相質披文原洩陰陽之祕丹文綠字
仍歸天地之儲彼夫下士簡嚙一卷訖誦心未遊于玉
海目未觀於瑤函徒瀾翻于藝苑罕津逮于書岩倘其
絕磴攀躋許窮琬琰何異鈞天廣漠同聽韶咸願開圖
于雲岌思啟縞于牙緘霧宿嵐封幾經呵護雲輝日朗
感以誠誠昭玉振與金聲韋宜鴻寶覩山輝而水媚似
蘊瑤緘踞石倚松行見披宣氛靄嗽芳擷潤何殊嗜好

酸醜則豈不廣文林之窺測通祕苑于深巖也哉然而
往迹難尋芳踪結縢疑桑郭之寓言詎河流之易溯曷
若蓬觀宣英西山聯步效論思于石渠勒鴻猷于寶璐
玉書金薤原從宛委披來錦暉牙籤合向瑯嬛攜取彙
纂組于縹緗廣繡華于縑素又奚事讀水經之陳言而
切書岩之遠慕

聖天子玉燭長調金甌永固昭盛烈于千秋備鴻文于
四庫耿文耀于奎垣定中聲于夏護蘭臺校字長分然
乙之光鰲禁承

恩願奏凌雲之賦

贈言重金玉賦

惟君子之締交若同聲而相應結雅懷以同瞻準法衡
而相稱孚於金石奚殊臭合芝蘭投以瓊瑤不待招夫
車乘考諸前聞理堪互證借問餽以言歡引微辭以起
興工於比擬傳荀卿大畧之篇進以琢磨紀平仲臨岐
之贈豈不以同志爲友明信以言必芳規之共勉斯交
誼之克敦豈伊異人唱酬無間惠而好我心迹同論似
寸莛之叩金鏘鏗然啟韻似新硯之霏玉屑粹矣含溫
似詔三趨奉金罇以進退似承五德錫玉玠以便蕃似
大冶之鎔金範之成象似他山之攻玉矢以弗諼試爲

之推其饋遺別其禮種畀簫附以受嘉展軒幹而拜寵
寄紫佩以招邀贈驪驂而慇懃必有與也纁絲藉乘韋
以先何以贈之元鼎繼陳階之奉申端綺以纏綿擢華
滋而企竦凡茲縞紵之投無殊金玉之共縱可厭夫獻
酬要何關乎輕重豈若相聯裴几雅憇蘭襟引前型爲
勸導進法語以規箴每斷斷而侃侃亦欸欸而深深贈
以好修而束躬不懈贈以恒業而明德常欽贈詩而揚
風屹雅贈樂而調瑟鳴琴苟余情兮信芳曰雕曰琢幸
爾音之不闕如玉如金是其勗以真純盡夫忠告一言
而可以書紳多端而無嫌更僕旣纍貫而不窮亦環聯

而相屬罄懷而予伊我思存迎機而來維日不足想金
懸之在列詎待鳴金倘玉振之常宣寧煩倚玉維贈言
之堪珍知神交之彌篤方今

聖治光昭

湛恩布濩聽雲門以宣和知膠漆之足慕輦纈密於金
書勒孚貞於寶璐列塾惇修四閭朴素信和燭之長調
知恒樞之永固玉堂校字傾丹藹以抒誠金鑑陳書向
彤墀而獻賦

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竝陳今日同不同

臣讀漢書至甘延壽陳湯立功西域用事諸臣媚其功沮其封爵劉向疏頌之議甚正謹擬其疏曰郵支爲漢患久矣馮康居作城都賴水戕害谷吉數折辱使者又責閼蘇大宛諸國歲遺上書驕慢陛下欲誅之羣臣莫克任其事者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承廟情奉威靈發城郭讀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南踰葱嶺逕大宛北入赤谷過烏孫遂至闐池西因糧制敵穿壻燒墉樓橈旣摧罪人斯得中土晏然靡有調發之役輪輓之勞而能揚威萬里恢武宣之休烈振大漢之天聲瀚

海警伏呼韓入朝夫人臣冒險阻出艱難建不世之奇功而文墨議論持短長於其後臣向誠私心痛之春秋傳曰善善樂其終以延壽湯之功績顯著而忌善之臣曲持詆毀臣向請折以漢家之故事將以延壽湯爲矯制發兵乎則傅介子之斬樓蘭亦未奉明詔乘間而發卒得封侯延壽湯之功較介子爲多況轅終古以軍卒斬東越王而封趙弟以騎士斬都成王而封延壽湯何以不獲與比將以延壽湯爲開邊釁乎則必如王恢之伏兵馬邑避擊輜重而後可正其罪也若張騫之言大宛鄭吉之護西域皆不爲啟釁延壽湯猶是矣或以湯

不修小節多訾議之臣向伏讀孝武求賢之詔曰馬或
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致功名湯何不幸
不蒙使過之典凡好議論者俱不足爲延壽湯病伏願
發德音定爵賞勸有功之士天下幸甚向所言視後來
谷永耿育諸人尤剴切云臣謹案漢永光寧間政事
廢弛向亦据當日情勢言之耳若較之於
今有竄然見其不同者八方萬國咸奉

德威遠無不屈間有窮邊踰海負隅思抗

天戈所指卽見掃除何至有逋誅如郅支者整旅行師
行間大臣悉稟承

百官集 卷五
睿算迅奏膚功何至有邊臣之矯制至於策勳飲至賞
不踰時又何至久煩廷議相持不決哉鴻惟

聖朝昌猷偉畧卓越千古卽酬庸之典亦迴非漢代所
能及矣臣謹據所見以陳

湯氏家廟碑記

古者設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制以別諸侯卿大夫上中下士之差等宗子主之宗婦相之無私立之廟也後世無復世封世業之傳廟制往往不協于古宋儒程子酌五服之制約而歸諸四世自公卿下達士庶莫不皆然明初制祀堂禮堂三間兩階三級後復仿唐典分三品上下五室三室之制其去古人立廟之意固已遠矣然士大夫猶不克遵守建私廟推尊其始遷之祖祀於中堂旁列始祖以下昭穆之位世世不祧歲時禋薦合族同姓修祀事以聯宗盟而每姓又各有家廟吳越間

多沿習焉寧波湯氏望族也故有家廟乾隆二十三年歲著雍攝提格不戒于火逾年重建益拓其前基廣一楹爲五楹階深堂邃黝堊丹牖煥如翼如奉主入廟祀絜神妥凡湯氏之孫子羣在以時行禮旣皆喜悅則稱頌曰此蘭谷先生副室何孺人所經營也孺人早歲持節教子容煇有法乃殷然念先澤黽勉立廟旣獨構廟旁地鳩工飭材授板築視畚揭悉中條理自締造至落成無所誣諉四十年冬病垂沒猶以未見義塾爲憾遺命容煇續成之是則孺人之功于湯氏甚大法宜甄石以紀其成而容煇以記謁于余余惟尊祖敬宗之義莫

先立廟而士大夫之營家室者多置爲緩圖唐王珪通
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爲法司所劾因
命官爲立廟以愧其心嗚呼俗之漸民久矣中無慙至
之誠雖入廟不知敬況乎其無廟也使孺人生三代盛
時雖梁節姑之篤義召南季女之蘋藻有齋何以尚之
夫習見夫里黨之勤飾垣墉開廣廈連縷以自安也爰
舉而歸其誠于先祖不猶得三代之禮意哉容煇又曰
容煇先高祖葬鶴頂山遭亂失其墓先孺人攀藤蘿歷
險阻求得延道至今展視無缺孺人生平孝謹切摯多
此類矣嗟夫廟制渝而墓祭繁禮之日遠于古豈一端

乎哉而孺人以貞婦行其至性木水之思實有其不容
已之誠上格乎神明而下可爲教于後嗣宜竝書之以
告夫當世之克念先猷者是爲記云

重修正乙祠碑記

都城自正陽門迤而西爲西河沿市塵環列中有屋十餘楹曰正乙祠爲越人客京師者會集之所締造於康熙五十一年三月諸檢討起新爲之記歲時伏臘釀燕聯棕相與敦恭敬桑梓之義以申洽比之歡久而益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復繕葺之次年三月落成視舊制閎整有加焉老成董事者來諭余曰祠之建粵今八十餘年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前祀神座爲關帝爲財神爲元壇神德者福基因時所尚也其東祀文昌前爲奎星閣文明之象照融震宇庸以詩書之教佑啟我後生也

繕算之資則以計然之術遊都門者各取入貲成均之
贏羨歲積而月累閱久迺克集事惟其力之均也志之
顯也異時黝聖漫漶頽側衰楔筭剝落鏤之植之易
朽以堅蠲垢以潔閣臺宛如連諺翼如庶幾乎式拓前
規貽乃後則願有言記厥事暨余祗謁則既有成事矣
余惟

國家延治純熙化成悠久藏富閭閻三登屢慶都門爲
四方輻輳之區百彙阜昌惇和茂遂卽一祠之修繕而
廊前煥舊倍飭形摹時豐物豫之徵於斯而著況夫巖
壑之交篤生碩德代有聞人平居奉父兄之訓迪師友

之切磋相勗以孝友睦婣相砥以忠信篤敬相尚以禮
樂詩書而操奇贏權子母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眷念
先猷繩世德而開令緒此又可以登太平風俗之書矣
余更念檢討爲里中先進與余先世有姻親檢討之孫
編修重光未第時嘗寓居於祠鄉先生之謦欬如或遇
之余所爲每過流連而更願後之人續係於弗替者也

重修浙紹鄉祠記

都城由宣武門而東過虎坊橋數十武有屋數十楹爲紹興人士遊處都中者歲時會集之所鄉人稱之曰浙紹鄉祠創始自康熙十九年至乾隆五年重修之三十年再修之前後俱有碑記其於締造經度之功與夫次第繕理之克繼其事詳哉其言之矣紹興居浙江上游重巖鉅澤所鬱積氣厚而質重秀出之民挾材藝以走四方者所在多有自其少時習見孝弟禮讓之風而父老之教訓其子弟亦必以惇睦爲首務濡染旣久習與性成卽或久羈異地或數世不克歸及其聞鄉語見鄉

人輒畢然興水源本本之思握手款洽藹然其相親故當世稱鄉黨之誼惟紹興爲最篤凡夫省會之地水陸交匯之區多有所謂紹興會館者而都城之鄉祠其首及也歲在甲辰鄉祠之老成董事者士大夫之習復往來者以時會譙相顧曰自鄉祠之修越今二十年不亟圖繕治後難爲功於是好義者倡厥謀鄉之人踴躍相繼庀材程功無怠益勉閱數月而竣相與落成則桷櫟栴栴之蝕剝者飭飭之泐墜者牆垣塗朽之漫漶失鮮者煥然釐飭復其舊觀夫卽鄉祠之屢事繕治常有人爲之營度其端末輝映於後先殷殷於有後弗棄基以

鳩聯其鄉黨則夫惇睦性成之教固於斯見焉而鄉先生之孝弟禮讓垂型範於後昆者所願式承而弗替者也至於祠後隙地新爲廬舍以待公車之計偕北上者別有記茲就鄉祠之率錢重修者列其姓氏爲後來者勸焉

重建襄陽鐵佛寺碑記

自東漢象教入中國館於鴻臚寺而後世僧刹遂以寺名始著於載籍者白馬寺也嗣是爲教漸廣其習靜之所曰精舍其說法者曰方丈述其言曰經守弄其書曰藏胥借儒者之名而用之用之既久其創造彌多其保而守之也彌固舉遺教所謂空虛寂滅者祇託諸寓言而龍象之嚴紺碧之飾范金泐石之巧麗率堵雲級之整肅高閎制惟恐其不備基唯恐其不堅傳之唯恐其不久且遠雖其科律條教別自爲宗而要不能舍聖人利用永貞有基勿壞之訓而踰越之也湖北襄陽城西

舊有鐵佛寺相傳昉自東晉習彥威戴安道遺迹存焉
歷歲滋久軒宇剝落守其教者月聞來京師輦轂諸公
多重其人遂能以普及之願力歸新其寺務使蘭若制
度復其舊觀屬余爲之記余惟周官宅工之法邦國都
鄙有委積城市有思次所以惠行旅之登涉以振滯通
利者里爲之經而時爲之度漢以後古制日淪川達衢
順軌所集無復有廣舍以相納引者惟佛寺之鼎新因
造爲能傳永久而弗替襄陽固東南之都會也近而大
堤峴首之彙聚遠而三湘九澤之往來屏翰之所依控
帶之所及是宜有琳宮法宇以肅其觀瞻而況于鐵佛

之存其靈蹟也又況于習參軍戴高士之風徽儒雅爲可慕也又況于月聞之世守其傳當爲廓業而保經也予考寰宇圖志下邑偏州祠廟菴觀之私創日以增益而古刹之見于前賢歌咏者轉易至圯廢然好古者稽往蹟之遷移搜吉金貞石之文字參史傳之異同多流連於古寺冀有得焉則鐵佛之傳自江左者更不可以無重建獨是月聞以慧定聞于都下飛錫行脚任所往而安而必惓惓於祖居之山以承前垂後爲念可謂知所本矣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枝葉之扶疎也而陳根爲當底原泉之盈達也而始源爲宜濬五都舟車

之駢會殷豐也而故居爲可戀月聞能念厥本其亦知
所尚哉

豐潤重修海神廟記

代作

豐潤爲畿輔劇縣土滋而氣厚弦誦相屬耘耔相屬蒸
懋俗於善良其縣南竝海沮洳斥鹵之鄉資魚鹽之利
惇處樂業承貺懷庥爰建海神廟以申報侑其來舊矣
乾隆五十六年秋天津總鎮蘇公以飭治戎政過邑謁
廟感其就圯亟圖繕治卽捐俸以爲倡維時薊永分司
金君越支場鹽課大使劉君咸以爲妥神祐黎期不可
緩遂偕都人士率事程功經基度固明年某月經始鳩
工某月蒞厥事式廓前規有煥其舊屬余記其事余考
魏收地形志知幽州設鹽廩昉於後魏唐及遼金其利

益溥元置提舉司特於豐潤設管勾官以重其事自後
規制益備海國之滋育與時孳昌以仰承

聖朝純洽熙之盛凡夫環海而居者香益蠲茂瀛瀾
底寧胥納釐於樂歲是則神之有德於民者甚鉅因神
廟之緝治而知噬業之救安并以知闔邑之康阜斯又
當事諸君修治之意也夫

重修諫議書院碑記

代作

古者立學必祀先師若樂家祀制氏禮家祀高堂生是也鄉學必祀其鄉之先師若漢人祀甄子然臨孝存於北海韓子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也鄉先生之景徽休烈薰育漸被觀感易興而因勢善導課行修藝以申其仰止景行之慕則守土者司其責焉昌平漢舊縣後升爲州唐贈諫議大夫劉先生蕡實其里人先生事蹟具唐書其對策則學士大夫恒樂誦習而稱道之元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舉行祀典領以山長從民望也興民行也至正中復建諫議祠於舊城而書院

之制如舊明景泰三年徙治於故縣東北八里諫議祠
隨徙于儒學今爲鄉賢祠而書院遂廢嗟夫書院者儲
養人材地也選一鄉之秀教以弦誦最以飭修當心懷
尚論尚友之志孟晉以希古願使鄉先生之芳蹟泯焉
無所觀感其何以勸余下車訪求古跡願與州之人相
勉以古處莅學謁諫議祠輒向往之旣知前者知州事
芮君嘗建燕平書院旋見傾圯復古制而新士氣若有
待而成者都人士請重建書院余廼營度院制得爽塏
地於學宮西爲舊校士館廢址其基廣大其象高明其
去蠻舍爲最邇其居城鄉爲得中改置書院僉曰宜哉

余首捐廉俸爲倡好義者踵相接誠言興作擇士之賢而明者董厥事次第修舉中爲講堂堂左右爲二亭右亭有井井養不窮先養後教取易之義因其自然堂之前有門旁爲東西房外爲門者二各有榮翼堂之內爲室綴以連簷居業有所廚湑廊檻畢備輒綴丹雘務新且整繚垣旣周唐陳就列爰奉諫議像于講堂題其額曰諫議書院用昭舊制且以示諫議之遺澤積歲久而弗誼也余復進書院諸生而告之曰忠謨若諫議讀史者爲之感情明試者奉爲師資奕禩炳如日星莫不瞻肅而況于州之人乎況於書院之士子乎今昌平土樸

民淳士多東躬自好豈非沿習休嘉諫議之教久而尚
存哉州治山水雄秀層閣拱峙沙河環繞扶輿磅礴固
宜代有聞人況昌平在唐時屬范陽郡去長安殊遠聲
教稍隔而諫議已能挺生若此豈如今日密邇神京爲
畿輔要地首善之區先聲倡導表率四方仰承

聖朝久道化成之治與賢育才寧慮古今人之不相及
哉昌其文而敦其行追蹤前哲行於書院之建卜之矣

敦睦堂記 代作

敦睦堂者永豐劉氏鳩族以奉祀之堂也劉氏居永豐之驚溪自宋金紫光祿大夫夢說公始滋德保世式裕茂蕃宋迄於今聚族五百雍雍然秩秩然敦詩說禮代有聞人歲時修祀事子姓咸集肅籩豆薦馨香胥凝壹以將事庸申優恤罔或不虔禮畢合食陶陶豫洽相語以孝弟其平居相勉以輯和嗚呼敦本睦族之道昔人以是懋教化興善良徵風俗之厚茲迺于劉氏見之余聞元有惟實先生官廣東行省參政子父以守韶殉節忠謚亮節照耀簡策至今祠廟歸然遺書傳於世今稽

厥譜牒即驚溪劉氏之先世光祿公之後也名德之後
篤生忠節奕世紹以詩書而聯以敦睦所謂子子孫孫
弗替引之者其不在斯歟自夢說公而上八世爲慶霖
公唐開成中官廬陵有惠政後以道阻遂卜居於陽城
恩江鎮之北聳溪太湖山下光祿公之遷由聳溪也慶
霖公以上則世居蜀蓋遠有端緒矣永豐故有祠顏曰
一本堂祀慶霖公是爲始遷江西之祖某年月宗人協
志肇新結構爲祠以奉光祿公是爲遷驚溪之始祖懿
哉水木源本在久彌仲宅里萃居先澤斯在敦其初睦
於遠前基孔固後且益昌鼎新此堂審厥兆矣余旣大

題於額而併爲之記

廣西鄉試錄序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鄉試屆期禮臣以廣西考官請

特命

臣

晉涵偕檢討

臣

錢澧往司其事伏念

臣

浙東下

士學識謫陋自三十六年成進士需次歸里三十八年
春蒙

恩召自田間充四庫全書纂修官補選庶吉士散館授
職編修仍纂校四庫全書兼輯續三通循分編摩未有
涓埃報稱茲復

昇以衡文之任彌深感悚謹與

臣

澧如期抵境監臨提

調監試內監試各官肅清綱紀董率有方爰進學臣所

錄士二千三百有奇局闈三試之臣晉涵臣澧率同考官虛心校閱中式者四十五人副榜九人謹錄其言之雅者二十篇進呈

御覽

臣

例得展言簡端

臣

惟制義取士制者奉功令之

程式義者闡聖賢之緒言舉兩言而君師之統已備士人欲求聖賢緒言以遵功令之程式孰有過於尊經者乎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韓愈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科場取士首重四子書文次及五經藝論宗先儒詩研聲律五策則彙羣籍而觀其條貫要皆與經訓相表裏取士之法不爲不備矣乃或志在弋獲舍聖賢經

傳與夫漢唐宋元之訓釋於不講而取世俗所謂揣摩
之文模擬剽竊以爲逢時之技倖而偶遇又以其術授
之於人輾轉譌謬未有窮已學術不端由於心術不正
與設科取士之意母乃大相刺戾乎廣西自設郡縣卽
有陳元士變諸人以經術著經明行修者代不乏人幸
遇

聖朝樂育薰陶之盛懷秀翼新迥然向化而或以其遠
在邊省掉以輕心此非臣所敢出也臣等合三場觀之
晝夜校勘凡夫恢張以襲聲華者樸儻而無實得者擯
勿錄舍短取長求其畱心經訓與不悖先民矩矱者慎

而錄之雖所造深淺不同因文徵行望其爲讀書敦本之士於設科取士之意庶幾無負臣尤願多士最所未至治經務求實用以仰副

聖天子雲漢作人之雅化斯則臣之厚幸也夫

爾雅正義序

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辯言周室旣衰羣言淆亂折衷至聖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繹

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竝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達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註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辨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註未

能或先之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瓊二家今皆不傳
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已說問采尚
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其書後取列諸
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
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鎡鑕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
不免譌舛郭註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
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
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
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
光李巡孫炎之註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

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註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註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註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註書註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尚存梗槩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迹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

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註相證明俾
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
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閼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
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
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
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
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
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實者詳
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
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惟是受性

顓愚識限方域麤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

盛治右文翊經傳學祕簡鴻章彙昭壁府幸得以管闕
雖指之學觀書石室聞見所資時有增益歲在旃蒙協
治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恒用自隨意有省會仍多點竄
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目
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凜凜乎以不克聞過爲懼勉
出所業就正當世俊哲洪秀偉彥之倫叩其兩端匡厥
紛繆企而望之

漢魏音序

聲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聲亦漸轉得其聲始則
屢轉而不離其宗由是審音以定義昭於制字之原則
互訓反訓輾轉相訓亦屢變而不失其指去古日遠襲
舛承譌私智鑿空詁訓茫昧班孟堅云古文讀應爾雅
曾謂鄙別之音讀三代古文而能通其義識其指歸哉
古音至漢而一變鄭康成注詩禮多述古文古音言古
者正以見當時之異讀推之於孟喜京房易章句齊魯
韓三家詩傳春秋三傳後先著竹帛文字異同皆音之
遞轉不僅如劉熹韋昭所釋辨車聲之如居近舍爲從

漢以來之聲轉也漢人治經有師法長言短言開脣合
脣音相轉而不爲一定要不離乎聲始故義相貫通至
孫叔然制反語則音有所拘馴至義有所窒薛綜注張
平子賦已有反語則知叔然之說在當時已屬盛行不
復推求古訓沿至六朝遂分四聲之韻迭相祖述韻書
日益日岐而古音微矣陽湖洪君稚存服習古訓精覈
六書之學哀集遺經舊注釐以說文部分撰漢魏音四
卷其言曰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
本事末此書之作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也
余嘗病夫後儒說經昧于古音而使古人之訓詁不明

讀洪君撰集之書略爲申釋其義焉佳部引文選注云
雉夷聲相近服虔之說也考左傳正義引服虔樊光曰
雉夷也是聲相近者卽其義證以康成儀禮注夷之言
尸也禮記尸陳也明乎雉夷尸之聲相轉則可曉然於
爾雅雉陳也之訓矣又爾雅翦勤也郭注未詳陸農師
新義以剗翦之勤爲說近人又引詩實始翦商以釋之
皆強事皮傅非其正義足部引康成書序注云踐讀爲
翦證以禮記玉藻弗身踐也鄭注亦云踐當爲翦是翦
踐古字相通左傳踐修舊好正指勤修其禮而言非古
音末由通雅訓矣說文諧聲之字徐楚金媮近從俗疑

爲非聲徐鼎臣校定說文輒刪聲字卽如卷端元字从
一兀聲今本作从一从兀蓋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聲
也此書引高誘淮南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
則說文作兀聲確有依據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當憬
然而悟其他互相證明未易更僕而數也韓子曰沈潛
乎訓詁反覆乎句讀訓詁者文字之本音聲者訓詁之
原學者由漢魏之音求聲始以窮其轉斯能知三百篇
之比音協句本于自然後世襲舛承譌亦有所由致匡
後世之舛譌通古人之訓詁則六藝九家之傳皆文從
字順而無詘屈之言成學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校正神農本草序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康成曰慎物齊也孔沖遠引舊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康成周禮注亦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是禮記注所謂慎物齊者猶言治合之齊指本草諸書而言也沖遠旣引舊說復疑其非鄭義過矣漢書引本草方術而藝文志闕載賈公彥引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不言出於神農至隋經籍志始載神農本草經三卷與今分上中下三品相合當屬漢以來舊本隋志又載雷公本草集注四

卷蔡邕本草七卷今俱不傳自別錄以後累有損益升降隨時條記或傳合本文不相別自據陸元朗經典釋文所引則經文與名醫所附益者合併爲一其來久矣陽湖孫君季仇因大觀本草黑白字書釐正神農本經三卷又據太平御覽引經云生山谷生川澤者定爲本文其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郡縣名者定爲後人羈入釋本草者以吳普本爲最古散見于諸書徵引者綴集之以補大觀本所未備疏通古義系以攷證非雅才沈思未易爲此也古者協陰陽之和宜羸縮之節凡夫含聲負氣以及倒生旁達蝦飛蠕動之倫胥盡其性遇物

能名以達于利用生生之具儒者恒致思焉淮南王書
曰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肉之藥也又曰大戟去水亭
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論衡曰治風用風治熱用
熱治邊用蜜丹潛夫論曰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
當得麥門冬反蒸橫麥已而不識眞合而服之病以浸
劇斯皆神農之緒言惟其瞻涉者博故引類比方悉符
藥論後儒或忽爲方技家言漁獵所及又是末師而非
往古甚至經典所載鳥獸草木亦輟轉而昧其名不已
傾乎後漢書華陀傳吳普從陀學依準陀療多所全濟
陀語以五禽之戲別傳又載魏明帝使普爲禽戲普以

其法語諸醫或疑爲奇文異數別有師承今觀普所釋
本草則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桐君醫和扁鵲以及後代
名醫之說靡不賅載則其多所全濟由於稽考之勤比
驗之密而非必別有其奇文異數信乎非讀三世書者
不可服其藥也世俗所傳黃帝神農扁鵲之書多爲後
人竄易余願得夫閎覽博物者爲之是正也因孫君校
定本草而發其端至其書考證精審則讀者宜自得之

周耕厓意林註序

班固敘列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以爲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世大儒註經皆慎取諸子之言爲六經之輔佐魏晉而降崇尚空言爲說經之一變而諸子亦漸微然唐人及宋初聚類之書徵引諸子尚夥至南宋後而子書之存者益稀矣唐馬總意林鈔撮諸子多近世所未經見者嗜古者胥寶愛之顧行世無善本歲在庚子余從京師友人所見海寧周君耕厓所校註引證詳瞻亟爲借鈔越七年余復至京師獲交周君因出示其重定本則較曩時所見者加精

審焉周君曰此書行世者舊止廖御史自顯本刻於明
嘉靖中近已甚傳鈔本多舛互今據道藏本與諸本相
參定其中篇冊紛糅如莊子割屬王孫子新序併歸說
苑中論雜入物理論此不可不爲釐正也馬氏祖述庾
仲容子鈔當得百有七家今日七十有一是闕三十六
家而鵬冠王孫子已有錄無書今取諸書所引意林爲
今本所無者彙爲意林逸文洪容齋續筆諸書所載意
林子目遺文佚句散存羣籍裏集爲意林逸篇共得十
有八家而究莫能盡復其舊也余讀其書歎其用心之
密至其辨章同異持論衷於和平其深識尤有過人者

近時嗜古者表彰子書悉心校勘其意誠善然或過有偏主務伸其說幾幾乎欲引諸子與六經相詰難斯非好奇之過歟夫子書有蔽短正更不必爲之掩諱舍短取長掇其精要迺可以羽翼夫六經然則馬氏之爲是書庶幾其善讀諸子者而周君之扶微闡隱又豈特爲馬氏之功臣而已哉周君著述甚富於經史多所發明茲特其一種云